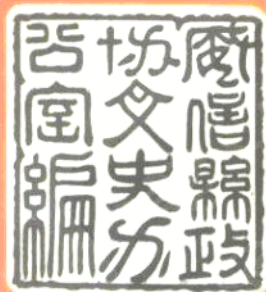


2505

威信文史資料選輯



第三輯

主 审: 邓培基

熊真伦

刘诗正

主 编: 何沛魁

编 辑: 张人文

肖世阶

书面设计: 黄 河

书面题字: 曾一平

校 对: 刘诗正

雷吉勇

熊启龙

何沛魁



潘朔端同志為我國解放戰
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
了重要貢獻

宗任窮

一九八七年秋日



为共产主义奋斗
的英勇战士。

程子华

一九八五、十二、十二。

目 录

前言	威信县政协委员会 (1)
我的自述	潘朔端 (4)
光荣而曲折的道路	
——忆朔端	宋 平 (10)
家乡老年人忆潘朔端同志	刘诗正 何沛魁采写 (61)
我的爸爸	潘海力 (63)
正气一身的潘朔端同志	陆烈武 (67)
回忆潘市长政绩片断	马晓谷 (71)
怀念潘朔端老师	李树民 (74)
忆朔端	张人文 (76)
在海城起义部队中一年工作的回忆	李 毅 (87)
潘朔端将军指挥鲁南遭迁战纪实	潘 尧 (97)
忆潘朔端市长关心民政工作二三事	纳粹彬 (102)
浮夸风中大办实事	
——怀念潘朔端同志	吴啸山 (107)
潘朔端将军	邓培基 何沛魁 (112)
庆贺中共二十五周年	潘朔端 (115)
潘朔端给宋平同志的书信	(117)

前 言

我们怀着崇敬和仰慕的心情，编辑这一期威信文史资料——潘朔端同志专辑，以此献给家乡的各族人民。如果说这个专辑能唤起和表达家乡人民对先烈的怀念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以及一生为党和人民所作出的业绩，从而激励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，辛勤劳动，努力工作，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这就是对先烈最好的纪念，也就是我们编辑这个专辑的衷心愿望。

潘朔端同志是威信县长安区长安镇人，生于1901年，卒于1978年，享年77岁。他幼年在家学于私塾，16岁后便离家到县城读小学和省城昆明读中学。24岁时，他毅然投笔从戎，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，立志报效祖国，投身于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的洪流中，从此，他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他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。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外强侵侮，军阀混战，满目疮痍，民不聊生，他痛心疾首，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。终于，他从接触到的共产党人那里，看到了光明和希望，三十年的艰苦历程使他悟出了一个真理——只有共产党，才能救中国。于是，1946年5月30日，在东北战场上，潘朔端同志不顾个人安危，当机立断，冲破了反动派的重重阻挠，率领国民党184师的万

名官兵，举行了震撼全国的辽宁海城起义，打响了反内战的第一枪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立下了永垂青史的光辉业绩。同年10月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的教育培养下，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。解放战争胜利后，潘朔端同志转业地方，任昆明市市长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
潘朔端同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，他是一位少怀大志，追求真理，不屈不挠，奋斗到底的战士。他象一支暴风雨中的海燕，从雷电中冲杀出来，沐浴着初升的太阳，展翅翱翔在万里晴空。我们要学习他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，并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献身的坚定意志和光辉业绩；学习他追求真理，无私无畏，襟怀坦白，光明磊落的崇高理想和高尚情操，学习他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艰苦朴素，埋头苦干的“公仆”态度和“孺子牛”精神。……今天，我们威信县的二十六万各族人民，正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、开放的方针指引下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威信。学习和继承、发扬潘朔端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，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。

潘朔端同志虽然已离开了人间，家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。这里，我们要感谢政协鞍山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，感谢潘尧、李毅等同志以大量的史实，撰写文章，使潘朔端同志的思想和事迹，见诸文字，再现于世，以供后人学习。

最后，需要说明的是，编辑出版这本专辑，自始至终得

到潘朔端夫人宋平同志的支持和指导，我们深致谢意。
政协威信县委员会

1987. 9. 28

我的自述

潘朔端

我1901年生于云南威信县长安乡，家庭出身地主，小时在家读私学，1917年在县城小学毕业，1918年到昆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，1923年中学毕业，1924年回家筹路费，准备外出升学或就业，我父亲死后，大哥当家，他分文未给并强迫我结了婚。1925年我偷得路费，跑到广州，考取黄埔军校四期，从此同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。在黄埔军校时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，周总理当时是政治部主任，恽代英、肖楚女等是政治教官，每星期都给我们上政治课，我所在连还有林彪及其他好几位公开的共产党员。经常给我共产党的刊物看，这给我思想以很大影响。1926年底军校毕业后留校任六期入伍生队排长，因反对连部占驻农会与连长不睦，因此1927年春被调往江西第三军八师政治部当科员，并任工兵营党代表（当时部队政治工作是我党直接领导）。是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在八师工作的共产党员都纷纷离开，我被怀疑有赤色嫌疑，于1928年夏被迫离开八师，1929年春到昆明，同年秋到龙云办的军官候补生队任中队长。1931年调任三旅五团营长。1935年底在昆明与宋平结婚。1935、1936年红军过云南，我所在的五团曾奉命追击红军，但都被红军远

远的甩在背后，没有与红军发生过战斗，听到红军渡过了金沙江，云南军队就停止了前进。后调回驻巫家坝、曲靖等地训练。

1937年抗日战争起，云南部队编为60军出师抗日，我任183师团长。1938年春在山东鲁南台儿庄战役负伤，伤愈后于是年秋返回部队，在鄂南、湘北、赣北一带与日寇坚持作战，1940年我被提升为183师师长。是时蒋介石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的阴谋日益暴露，并大肆排斥异己。我到职时原师长李文彬拒绝移交，后来将我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学习，一月后，即借整训之机，将我编遣回滇，我闲居高峻乡村。1942年日寇由缅甸打到滇西怒江一带，原驻防该地之第六旅旅长龙奎垣，逃跑中大肆烧杀抢掠，激起老百姓愤怒，纷纷要求枪毙龙奎垣，龙云为了平民愤将龙奎垣撤职，找我去整顿该旅，1944年改编为暂编23师。龙云统治云南近二十年，对蒋是明服暗不服。1945年8月蒋为夺取云南实权，趁日寇投降之机，调虎离山把云南军队（卢汉率领）派往越南受降，为了达到彻底消灭滇军之目的，在越南的接收工作结束时，蒋又下令将我所率暂编23师也调往越南。当时也感到为什么接收工作已毕还要把我们也调去，就没有识破蒋准备内战的阴谋诡计。我部还正在赴越途中，蒋介石就在昆明发动了军事政变，由其嫡系关麟徵、杜聿明将龙云解往重庆拘留，实现了对云南的蒋家统治。后蒋又不放心卢汉掌握军队，把卢汉调为云南的空头省主席，接着就把在越南的滇军改编为60军和93军，并单独把我带的暂编23师全部打散，编入各师。我个人被调184师任师长，归60军指挥。原184师师长曾泽生提升为60军军长。

云南政变的消息传到在越南的滇军中，官兵人心惶惶，对蒋愤恨异常，大家议论纷纷，都想调转枪口打回云南去。这时，宋平偷偷跑到越南来送信，告知我们昆明许多人家被搜查，“一二·一”学生运动，和蒋邦特务枪杀四烈士的惨案……，以及云南部队要调往东北打内战消息，她极力反对我们去打内战。我们对国民党贪污腐化、祸国殃民的独裁统治本来就非常愤恨，听后就更是火上加油，义愤填膺，特别是对要开往东北打内战更无比气愤。想到八年抗战，受尽日寇的烧杀抢掠，蒋介石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，对敌妥协投降，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，大发国难财，已经民不聊生了，再打内战，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何堪设想。抗日战争中，八路军与日寇艰苦英勇作战，真诚抗日的事实，我过去受过一些共产主义教育（如在黄埔时），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读过一些毛主席著作，对八路军才是真心诚意为国为民的部队有认识，这时更加相信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；同时更看清了蒋介石排斥异己，对云南部队采取分割调离，瓦解消灭的手段。如果我们再在这个部队混下去，一定没有好下场，退伍当老百姓也不可能，剩下的只有调转枪口，与共产党八路军一道干革命的一条道路。经过反复思考，坚定了方向，决定到东北后就找机会把部队拉往八路军去干革命。接着我找了93军20师师长李韵涛密商，商量结果一致同意到东北后找机会把部队拉往八路军一齐干革命（因李与我平时思想较接近，爱看进步书刊，一向同情和赞扬共产党。后因我起义，李受怀疑，加之我起义后写去促李起义的信落到其副师长手中，因而在起义后不久，李就被撵走，7月准长假回云南）。1946年3月部队奉命开往东北，184师于4月中由越南

乘船出发，五月初到达东北葫芦岛登陆，部队就拨归新六军廖耀湘指挥，驻防鞍山、海城、营口一带，长达一百余里之线。师部直属各营连队及553团驻海城，5月25日未待部队驻定，八路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向鞍山驻防的551团攻击。廖耀湘虽亲自指挥，但英勇的民主联军两天就把该团指挥所打跨，解放了鞍山。紧接着28号八路军四纵队开始攻击师指挥所驻地海城，杜聿明连电要我死守，当时我想这就是把部队拉往八路军干革命的绝好时机了，但因我接手184师不久，全师官兵都不熟悉，恐到时候指挥不灵，经过缜密的思考，先后找副师长郑祖志、参谋长马逸飞、552团团长魏瑛试探商量，我向他们讲蒋介石将我们调来东北打内战，无非是要借八路军的手消灭我们，以达到他们长期霸占云南的目的，我们替他拼命是不应该的，而且是上他的当，杜聿明又要我们死守孤城，这更明明是要想藉此消灭我们，我们要不上他的当，就只有把部队拉到八路军去干革命的一条道路。并讲了蒋介石政府贪污腐化，不顾国家安危、人民痛苦，这次调我们来攻打共产党，跟着走只会祸国殃民。由于我们在来东北途中以及到海城以后，经常收听延安广播，有过一些思想酝酿。当时魏、马较坚决地同意了我的意见，郑提出：“怕对不起老长官曾军长”。我说：“我想只要是稍有爱国良心的人都会扪心自问，都会想一想，内战再扩大下去国家会怎么样？曾军长过去对蒋介石政府也很不满，慢慢的还可以争取他走我们这条路。”最后郑也同意了我的意见。于是我们经过周密研究后，当晚就首先把杜聿明派往海城监视我们的少将高参扣留起来，并没收其电台，同时派了两个干部持信去找八路军联系，说明我们愿意起义与八路军一

道干革命的愿望。回来时八路军也派了一个参谋同来，接着我们又派参谋长马逸飞去作进一步联系，得到八路军四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同志的大力支持，欢迎我们立即行动。由于部队平时受蒋邦反动宣传的影响，暂时还不能把真实行动意图告诉下面，因而采取调防布署，连夜下令部队集合听令出发的办法，于翌晨黎明前即率184师驻海城部队师直属各营连及552团五千多人走向解放的光明大道。沿途国民党曾派飞机跟踪轮番轰炸，我们死伤了一些人员，经过一天的行程到达解放区析木城后，我才向全体官兵宣传起义的原因和意义。辽东军区派人到析木城欢迎我们。又经过三天的行军，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安东。这时在毛主席关怀下，及时由延安派来了八位同志，在这些同志及辽东军区同志的帮助下，部队开始了整编和整训。

从立志干革命起，我就下决心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，因此我六月初到达安东时，立即提出入党申请，经过组织审查后，于同年十月被光荣批准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起义后，为了扩大影响并号召国民党军队，特别是云南军队也起义，就通电全国。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同盟军，任我为军长。

184师部队虽然起义了，但因过去受蒋邦宣传蒙蔽，中毒较深，特别是有的干部，对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救国、为人民的革命队伍还不相信，有些人还有敌对情绪，所以在宣布起义的当天晚上及以后数月内曾数次有人图谋叛变，企图鼓动起一些人干掉我们头头把部队拖回国民党区，结果都因解放军及有觉悟士兵揭发而未得逞。但敌人不彻底肃清，斗争是不会停止的，一些坚决反动的顽固分子一直不死心，

在经过三个月整训后,开往哈尔滨的途中,一个团被反动团长杨朝伦(已被镇压)欺骗,竟拖枪逃跑,后部分被截回了。经过这次教训,抓紧了政治思想教育、清理和整顿队伍,在四野同志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,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,对要求回家的都发给路费遣返。在广大战士中开展诉苦运动。通过诉苦运动广大战士的阶级觉悟很快提高,许多人纷纷参加了党组织,少数觉悟快的干部也参加了党组织。经过整顿,1947年夏全军改编为三个支队,先后开赴前方参加战斗。为了加强思想改造,我个人申请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。1948年3月调嫩江军区任副司令,是年8月调四野12兵团任副参谋长。其时兵团正围攻长春,10月,被围了八个月的守军60军曾泽生起义。长春解放,兵团奉命继续南下解放中南地区。解放武汉长沙后,1949年底又随解放西南部队进军西南。1950年1月在贵州兴仁与陈赓同志率领的四兵团会师后,二月进入云南,接管昆明后即请求转业。

1969.1.

光荣而曲折的道路

——忆朔端

宋 平

“五卅”这个日子！

“海城”这个城市！

对朔端的一生，对我和我们的孩子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感情，都会引起我回忆很多往事，回顾他一生的历程——那一条光荣而曲折的道路。

一九四六年，在“五卅”这个光辉的革命纪念日，朔端于辽宁海城前线，毅然率部起义，打响了反蒋反内战的第一枪。这一枪震撼了白山黑水，震撼了云岭高原，更震动着蒋家王朝。这一枪也宣告朔端与旧我彻底决裂，新生从此开始：是一块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的里程碑。朔端抵达这块里程碑，走的道路是漫长的，经历许许多多的坎坷与曲折……。

一、追求真理

朔端秉性沉默寡言，善于冷静思考。即使公余之暇，也

不爱谈闲话、聊闲天，尤其不爱谈他自己，更不提及别人认为是煊赫一时的事迹。所以，我俩虽说共同生活了四十余年，对他的青年时代，对我没有亲自目睹耳闻的事情，也知道的不多不详，很多是从他自己的日记、信札和战友们的口中得知的。

朔端一九〇一年出生于云南省威信县长安乡。祖辈遗土地数十亩，在那贫瘠的高寒山区，算是地主阶级。他幼时在家乡“私塾”就读，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到四书五经，孔孟之道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对他深有影响，但他也从所学的诗文中，吸取比较积极的思想。例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这句话，就是他经常乐道的。有次过年，大哥叫他布置堂屋，他就在祖先牌位两旁的灯笼上，大书几个字以告诫家人。他常把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、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作座右铭，作为做人处世的准则。朔端性格刚毅倔强，好打不平，他对历代许多爱国英雄，十分崇敬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《过零丁洋》，以及辛弃疾、陆游等人的爱国诗词，他都最喜爱，直到晚年，还常听到他吟诵某些诗句。

朔端的父亲去世后，由其长兄主持家务。他大哥是不封建礼教的维护者。而他却对那些封建礼教的一套繁文缛节十分厌恶、抵触，以至反抗。一次一位远亲颇有权势的地方绅士杨旭九来家作客，家人引以为荣，朔端却故意避而不见。大哥认为这是失礼、不恭，逼他去客堂以礼叩见尊长，他坚决不从。大哥生气了，要打他，他跑出家门，奔下河去，站在河水中不上岸。大哥气得没法可施。从此他和家庭开始了